

徐訏

三、三月間，我由上海回國，在上海時，我曾與徐君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

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

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

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徐君在上海時，曾與我晤談，徐君對我的印象，是極其深刻的。

阿剌伯海的女神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阿剌伯海的女神

徐 許 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

阿剌伯海的女神

每冊實價

圓

著者 徐 訔

出版者 夜窗書屋

發行者 夜窗書屋

總經售 懷正文化社

上海江蘇路 559 弄 99 號 A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目 錄

內外·····	一
本質·····	一九
小刺兒們·····	四四
助產士·····	五八
郭慶記·····	八二
阿刺伯海的女神·····	一〇一

內 外

他初來的時候就感到這櫃台像一道牆。

他自從進了這道牆以後，就沒有到牆外去過。

他第一天到這兒時，使他感到興趣的就是這道他所感到的牆，直到現在，他對於這道牆還是感到興趣。是牆的神祕，也許是這興趣的神祕，他雖然也動過心，但終是馴馴服服地在牆內活到如今。

起初，他是掃地，倒便壺，洗水煙袋，聽見喊「阿毛」的聲音立刻就去。

用，也成了一個問題。

「吃飯」，他就坐在首席吃起來；吃完飯，抽水煙，睡覺；早上醒了，起來洗臉，喝粥，抽水煙，吐痰……他什麼都不用想，也沒有東西讓他想。幾點鐘，什麼日子，他也不必知道，然而自然會讓他知道的，這因為他的耳朵同眼睛一樣好，但是知道不知道於他沒有甚麼分別，所以他對於想是絕對沒有關係。

牆外面很熱鬧，他也不常注意，牆頭上洋錢聲音，包袱聲音，他也不很注意。他看見娘們兒，這是常常使他看見的一種人，拿着小包袱來，帶進些銀子的聲音，換了大包袱去，於是別人就告訴他天是涼快了；如果娘們兒提着大包袱來，張二們把小包袱給她們，叮叮的洋錢聲響了以後，牆內的人們就叫見天是熱了！熱了！慢慢地他就多了二件工作，扇扇子，流汗；於是滿藤椅只看出彌勒佛般的肚子，肚臍眼在油肉上呼吸。

櫃台像一道牆。如果來人靠近了櫃台，他在裏面只能看到他半個臉，有時是一叢頭髮，有時也許只是一隻手；不過小鎮上人很少，來當東西的出不了這幾個人，贖了冬衣換夏衣，贖了夏衣換冬衣。縉紳地主們家裏不要的東西，施到他們手裏，就成了最能換錢的東西；也就成了這道牆上出入的新貨。可是貨儘管年年都有新的，但拿貨來的人終出不了這幾隻手，這幾個頭頂，這幾個眉毛，眼睛或者前額。

對於這幾隻手，這幾個頭頂，這幾個眉毛，眼睛和前額，他差不多一見就可以知道她是誰，她的姓名，她的家世，她的境況的，不過這也只限於「她」們；至於他們，除了老主顧以外，他就說不出許多人的詳情，甚至，連姓名都叫不出來，有的知道了也就忘掉，只是面熟，面熟，面熟而已。面熟也夠了，在他，不會打聽「她」們似的去打聽「他」們的。

他爲什麼要打聽她們呢？這在他自己也莫明其妙；也許環境使他打聽她們比打聽他們容易；張二們都知道她們中各個人的來歷。不過這也是實情，他十六歲進來的時候，就滿想賺一點錢，娶一個太太，成一份家的；而現在，在這牆裏也過了二十年，錢也積蓄了一些，總是沒有人來說，沒有機會，也沒有對象；固然，這也因他不常出去，不常出去就不能活動。他對張二們是有些威嚴的，他從沒有告訴他們自己還有家，因此，他對於牆外的娘們兒才有權利可以站起來看一下。常常，尤其在夏天，他覺得她們走的時候二條大腿摩擦得有勁兒。

在她們中間，他最覺得值得看的，是頭髮最光亮的周大嫂，前額裝有些白粉的魯三妹和無名指上有鍍金的銀戒的領三的太太。每當他在籐椅上畫睡的時候，眼皮慢慢的重起來，呼嚕聲也無意識的發出來的當兒，只要牆沿上閃出烏亮的髮頂，移動着粉白的前額，或者放着無名指帶鍍金銀戒的手時，他就立刻

會清醒起來，有時候自己，有時候叫阿狗拿水煙袋來抽煙。等二條大腿摩擦摩擦地出門以後，他也就重倒在籐椅上呼嚕起來。

又是想，是的；但也不能說是絕對，當烏亮的髮頂正在牆沿移動，粉白的前額正在牆頭閃光，帶着鍍金戒指的手正在牆上蠕動時，他對着它們常常有許多思想：已經打算爲周大哥守節的周大嫂，她的頭髮爲什麼還要梳得這樣亮？魯三妹既然不打算嫁人了，粉爲什麼還搽得這樣的白？阿三太太的戒指爲什麼是這樣帶着，一放到櫃台，使櫃台「得得」作響？

周大嫂的丈夫周大哥是排長，去年打仗才打死的；魯三妹是魯婆婆的第三女兒，她的丈夫是誰，不是這個小鎮市上的事情，反正是因爲丈夫死了才回到母親這兒來的；阿三太太當然是阿三的太太，阿三是一個賊，誰都知道他是一個賊，但賊是不偷自己住的地方的，所以在這個小鎮市上是不能算作賊的。阿三常常好幾天好幾月不回來，回來以後，誰都會知道的，因爲阿三一到家，整

天就在茶館酒舖裏談天。他是很慷慨，街坊上誰都沾過他小便宜；茶錢酒錢，他是從不計較的。阿三太來當的東西是最新鮮，這些東西當然全是阿三帶來的，但是小鎮上終只承認阿三家庭是靠阿三太當東西過日子的。

——關於這些他是熟了又熟的。所以當烏亮的髮頂變成磨擦的大腿時，他就想到這是打算守節的。當粉白的前額只剩磨擦磨擦的大腿時，他就想到這是不嫁的。當鍍金戒指忽前忽後的在磨擦的大腿旁邊磨擦時，他就想到阿三還沒有捉去。

——於是他就安然呼嚕起來了。

也有時候是這樣：

「毛掌櫃，多算一點吧！」粉白的前額來了一個顰笑。或者：

「毛掌櫃，放一點良心吧！」銀戒指「得得得！」

於是他覺得人人都在高攀他。然而當這些只剩了二條磨擦磨擦地大腿的動作時，他就想到這是守節的；這是不嫁的；或者阿三還沒有死。

——於是他又安然呼嚕起來了。

一年二年，

牆裏，牆外；大包袱小包袱；

「阿狗！把水煙筒拿來！」

「張二！」

抽煙，吐痰，吃飯，於是呼嚕呼嚕

牆沿飄着毛草般頭髮，他知道是打鐵王駝背；牆口爬着二隻爛眼睛，他知道是北打狗村的洪矮子；黃麻般鬍子在牆口一晃，他知道是西猪油堂的秀才！

然而他，最多是一翻身，又呼嚕呼嚕起來了！

張二們提到了周大嫂，他想到好久不見烏亮的髮頂了！

從鼻涕在牆頭幌搖的劉家河塘的劉三爺嘴裏，知道周大嫂不守節了！

頭髮爲什麼這樣亮的問題解決了！

然而，「呵！她不守節了！」他又呼嚕起來。

魯婆婆死了，魯三妹帶着哭聲把這個消息傳來，當他剛從籐椅上起來的時候，就看見一個矮婆子在他旁邊說：

「三妹！不要悲傷了，明天起你是營長太太了！嘿嘿嘿嘿！」

二條大腿磨擦磨擦地去了。

「她終於嫁人了！」他又呼嚕起來。

「得得得……」鍍金戒指敲牆頭的聲音是好久沒有聽見了，但他也沒有想到

過。

街坊上早有人在懷疑，然而證明的還是火燒阿金，火燒阿金是巡警，所以他的話是千真萬確：「阿三嫂同巡長是拼上了！」

阿三回家，大怒；然而他是賊，巡長於是阿三被捉了。

領章的星星在牆沿發光，火燒阿金有功似的把這些話傳進牆內。

「阿三到底是被捉去了」他把水煙袋放下，又倒在籐椅上呼嚕呼嚕起來。

牆裏，牆外，大包袱，小包袱

「阿狗！把水煙袋拿來！」

「張二！」

抽煙，吐痰，吃飯，於是呼嚕呼嚕

一月，二月

牆沿，飄着毛草般的頭髮，爬着二隻爛眼睛，晃着黃麻般鬍子。在他，一霎眼，最多一翻身，有時候竟是不覺地在呼嚕呼嚕。

一天。

他沒有叫阿狗，沒有問張二；籐椅邊上是茶碗，手裏是鼻煙；他躺着，在「不想」。

牆沿有二隻碧波似的眼睛，旋轉，旋轉。

看不見磨擦磨擦的大腿，只見扭得扭得的屁股。

他沒有叫阿狗，自己拿水煙袋回到了籐椅。

接着，牆沿上常常有二隻碧波似的眼睛。

他也常常不叫阿狗，自己拿水煙袋去。

於是他看見了扭得扭得的屁股。

回到了籐椅上，他在扭得扭得的地方想出一條縫，彎到前面去，於是他又呼嚕呼嚕……

「是誰？」張二問牆外的人。

「啊！王連長的拚頭，從城裏趙家阿頭帶到了這裏，現在連長死了，她……」

所以常常到這裏來了！

常常，是的。就因為了常常，牆裏，牆外，慢慢兒熟起來，慢慢兒就很熟了。

「……」

「牆沿上碧波般的眼睛有些濕。」

「啊！怪可憐的；你該嫁個人。」

「是呀！不過沒有靠得住的人呀！」

「靠得住，什麼樣算靠得住呢？」

「終要有口飯吃吃呀！」

「張二把錢給了她。」

毛掌櫃捧着水煙袋站着抽水煙。

牆裏，牆外：大包袱小包袱

「阿狗！把水煙袋拿來！」